

中国作家系列



系列

费加

报告政府

同志时代·归去来

人在江湖·在后台的后台

大题小作·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



系列

报告政府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报告政府/韩少功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系列)

ISBN 978-7-02-006459-5

I. 报… II. 韩…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5992 号

责任编辑:杨 柳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王景林

报告政府

Bao Gao Zheng Fu

韩少功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71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4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459-5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充足、善于思考、勤于探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不断地推出新作,超越自己。

今天,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各行其道。此时,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对当代文学事业,对作家、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对当前的图书市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

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12月

出 版 计 划

出版计划(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自序

我投入文学写作已三十年。回顾身后这些零散足迹,不免常有惶愧之感。以我当年浓厚的理科兴趣和自学成果,当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大概是顺理成章的人生前景。如果不是“文革”造成的命运抛掷,我是不大可能滑入写作这条路的。我自以为缺乏为文的禀赋,也不大相信文学的神力,拿起笔来不过是别无选择,应运而为,不过是心存某种积郁和隐痛,难舍某种长念和深愿,便口无遮拦地不平则鸣。我把自己的观察、经验、想像、感觉与思考录之以笔,以求叩问和接通他人的灵魂,却常常觉得力不从心,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这种纸上饶舌有何意义。人过中年的我不时羡慕工程师或医生的职业——如果以漫长三十年的光阴来架桥修路或救死扶伤,是否比当一个作家更有坚实的惠人之效?

我从事写作、编辑、翻译的这三十年,正是文学十分艰难和困惑的时期。一是数千年之未有的社会大变局,带来了经济、政治、伦理、习俗、思潮的广泛震荡和深度裂变,失序甚至无名的现实状况常常让人无所适从。二是以电子技术和媒体市场为要点的文化大变局,粉碎了近千年来大体恒稳的传统和常规,文学的内容、形式、功能、受众、批评标准、传播方式等各个环节,都卷入了可逆与不可逆的交织性多重变化,使一个写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机、坚守和迂愚之间,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更不易实现富有活力的选择和反应。身逢其乱,我无法回避这些变局,或者说应该庆幸自己遭遇了这样的变局,就像一个水手总算碰上了值得一搏的狂风巨浪。

积累在这个文集里的作品不过是记录了自己在风浪中的一再

挣扎,虽无甚可观,却也许可为后人审思,从中取得一些教训。

精神的彼岸还很遥远,在地平线之下的某个地方。我之所以还在写下去,是因为不愿放弃和背叛,还因为自己已无法回到三十年前,如此而已。

这套文集收入了我的主要作品,占发表总量的七八成左右。借此次结集出版机会,我对其中部分作品做了修订。

所涉及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是恢复性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内地的出版审查尺度有一个逐步放宽的过程,作者自主权一开始并不是很充分。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文学解冻初期,有些报刊编辑出于某种顾忌,经常强求作者大删大改,甚至越俎代庖地直接动手——还不包括版面不够时的偶然剪裁。这些作品发表时的七折八扣并非作者所愿,在今天看来更属历史遗憾,理应得到可能的原貌恢复。

二是解释性的。中国现实生活的快速变化,带来公共语境的频繁更易。有些时隔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常用语,如“四类分子”“生产队”“公社”“工分”“家庭成分”等,现在已让很多人费解。“大哥大”“的确良”一类特定时期的俗称,如继续保留也会造成后人的阅读障碍。为了方便代际沟通,我对某些过时用语给予了适当的变更,或者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略加解释性文字。

三是修补性的。翻看自己旧作,我少有满意的时候,常有重写一遍的冲动。但真要这样做,精力与时间不允许,篡改历史轨迹是否正当和必要,也是一个疑问。因此在此次修订过程中,笔者大体保持旧作原貌,只是针对某些刺眼的缺失做一些适当修补。有时写得顺手,写得兴起,使个别旧作出现局部的较大变化,也不是不可能的。据说俄国作家老托尔斯泰把《复活》重写了好几遍,变化出短、中、长篇的不同版本。中国作家不常下这种工夫,但如遇到去芜存菁和补旧如新的良机,白白放过也许并不是一种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热情支持这一套文集的出版,感谢文友东超、单正平等多次对拙作给予文字勘误,还应感谢三十年来启发、感动、支持过我的各位亲人、师友以及广大人民。

韩少功

2007年7月

目 录

自序	(1)
山上的声音	(1)
红苹果例外	(11)
暗香	(43)
兄弟	(56)
老狼阿毛	(93)
方案六号	(111)
山歌天上来	(119)
801 室故事	(183)
是吗	(193)
白鹿子	(205)
土地	(216)
报告政府	(227)
生离死别	(309)
末日	(317)

山上的声音

山上有声音。夜深，风一中从草窠钻出十光正，为时虽早，但山风笃，笃，笃，像有人在那里砍树，越是夜深越听得清楚。一个一这很奇怪，什么人这个时候还在岭上？好几天都是这样。月出东山，山上的声音就出现了。黄毛狗朝山上大吠，没吠出个结果，就喉头挤出一缕呜咽，夹着尾巴不安地逃窜，一次次被门后的一角黑暗吓得掉头就跑。地坪里有什么轰然倒地，好像是晒萝卜干的那一张大门板。不知是狗绊倒的，是风吹倒的，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两个女知青很害怕，关紧房门，一个劲地叫“全保”“全保”。全保便和卫克来敲我的门，手里有手电筒和梭镖，邀我一起上山看看。全保说，肯定有人偷树。我有点害怕，问怎么天天都有人来偷树，不会是有鬼吧？不会是野兽吧？不会是外星人吧？全保把路边一个破筐踢得很响亮，嗓门也雄壮地一连喊七八个走字，却没有真正往前走。“场长说，前几天台湾飞来的气球丢传单。”卫克笑着说：“可惜一张也没有看到。听说传单上尽是美女。还有饼干，恐怕都让干部收上去吃了。”我快走快走，去抓两个特务看看！”我也不能显得胆太小，得吼出点声音给女人们听听。她们的门紧闭，窗纸透出一团飘飘忽忽的灯光。

我们带着黄毛狗从谷仓后面上山，一路上蹑手蹑脚，没在乎谁

在前谁在后,似乎也暗中有在乎着这种不在乎。白天看惯了的一切,山塘,水沟,田埂,林中小道,一截烂牛绳,都从黑暗中浮现出来,给人陌生异样的感觉,似乎它们都是一个人刚才来过这里的物证。

全保大叫一声,原来是发现了一头牛,不知是谁忘了牵回家的,正在坡上甩着尾巴,散发出汗和粪的酸臊气。我能听到牛蝇嗡嗡的声音一轰而起。

全保又跳起来,把我的脚狠狠踩了一下。他说刚才看到一条蛇,足有扁担长,五光十色地在草丛中一闪,游到水田里去了。

我们总算勇敢地爬上坡,经过一片密密的树林,已经接近山顶,来到奇怪声音的大致来处。我们已经可以看见山那边另一个村寨,还有山下若隐若现的河湾。不知为什么,声音此时已经消失,就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这就是说,没有人偷树,没有人盗墓,没有马熊或野猪的痕迹,更没有什么来自台湾的特务。连一个树干上的新斧痕也没有发现。风小些了,林子不再呼啸,虫声消散在腐叶气味里,消失在我脸上毛虫蜇出的奇痒之中。我只发现雾水开始在枝叶凝积,还发现了月光,潮湿而且毛茸茸的那种,似乎从河湾爬上山来,镀亮千山万水,渗入树木、草叶、岩石、泥土,以及我们的肌肤,使一切都变得熠熠透明。我伸出手,差不多可以看见自己两手的血脉和骨骼,看到手臂里月光的流动。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我从此相信,月光是夜晚最大的事件。

月光也是夜晚一切事件最大的原因。我相信,月光可以使人心慌,使人无措或者失常。如果有女人在这个夜里突然尖叫,肯定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月光。如果有人在这个夜晚一刀结果了另一个人的性命,那同样不会有什么别的原因,还是因为月光。这些念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我们放心地下了山,经过北坡那边的小庙。庙已经作为封建迷信被政府拆毁,只剩下几条麻石墙基和蔓延野草。也许最近什么人家有了难,居然还有人来此供上长明灯,在残墙上贴几条红纸。纸上歪歪扭扭的一些字,大概是香客的祈愿。

全保把油灯嗅了嗅,说是茶油,可以带回去炒菜。我们早就缺油了,当然为之兴奋,找到一个较大的灯壶,把所有的灯油囊括一尽,也算今晚没有白跑一趟。

只有黄毛狗仍是惶惶,从前面往后面跑,又从后面往前面窜,溜出一串沙沙沙的急跑声,几次挤撞我的小腿。我不知道它在搜寻什么,要提醒我们什么。

后来的一天,我从镇上背了满满一篓薯种回来,路过石砬寨的一座桥——其实不算什么桥,只是横跨深涧上的两根大木头。因为走的人少,桥面爬满了青苔,甚至还长出苦蕒。桥下是寒气升腾的哗哗水声,还有掩盖溪谷的杂树,鸟雀这一下那一下的鸣叫。一个小石子丢下去,很久才能听到闷闷的落地之声,有时候甚至什么也听不到,小石子被沉重的寂静吞没了一般。

我在这个桥上来去过多次,没把它当回事,有时还在桥上大吼大唱,唱草原红卫兵来到天安门什么的。但这一天有些奇怪,刚刚上桥不久,一种可能失足身亡的念头无端袭来,突然抓住了我。这个念头如此顽固和强大,顿时使我双膝僵硬,已经不像是自己的,怎么也没法探出步子。我伸出手想抓住什么,比方说抓住脚下的木头,但腰弯不下来,抓了好一阵还差几寸。我翘起了一下,顿时两眼一黑。

事后想起来,这一天的风可能比较大,把我的喘息和自语都迅速吹远,变成我身后另一个陌生者的声音。盖满溪谷的树林在摇晃,似乎已经杀机毕露,眼看着就要呼啦啦向我扑来。我知道,这个时候任何一个不当的动作,任何一次粗鲁的呼吸,都可能造成强大的反推力从而把我轻而易举抹下桥去。但我不知道哪一棵树或者哪一块石头将是我的末日。

我一定是发出了惊叫。

桥对面有一个人。

这个人早就在桥那边,静静地蹲着,大概在等我先过桥。我曾隔桥看见他脸上白花花的疮痂,显然是个麻风佬,是从附近麻风村

跑出来的。他蜷缩身子如一尊息翅的老雕，只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不时闪动，显出他还是一个活物，在暗暗捕捉眼前的动静。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已经上桥，朝我递来一只手。确切地说，这不是手，充其量是根肉棒，披着疮痍的细小肉棒，因为除了拇指以外，其余的指头都已经没有了。

我没有工夫恶心，也没有任何选择，只能不顾一切地扑上去紧紧抓住生命的希望。在这一瞬间，我万分惊讶那只手的力量，透着硬，透着重，透着狠和倔强，透出一种在地上生了根的稳定感，并且像电一样立刻贯通我的全身。我感到它足以挂住我的全部重量，即使我用全身气力去摇撼，即使再加上五六个人用全身气力去摇撼，也无法使它动摇丝毫。我从没有接触过这样的钢蹄铁爪。

我被这只手接引过桥，一脚踏到了厚重的土地。直到这个时候，身上全部毛孔才突然齐刷刷张开，顷刻就汗湿了衬衣。几乎被恐惧消灭的心跳，此时也才咚咚地恢复。

他往桥那边走去。“多谢了，请问大叔贵姓？”

他给了我一脸疮痍，没有什么表情。

“你……抽烟？”我急急地举起红橘牌烟盒。

他犹豫了一下，走过来，伸出刚才那只肉棒，靠残留的拇指夹住香烟。

我给他点火。他不要，只是把香烟插进衣袋。

“你是唐家湾那个麻风村的么？”

他喉头发出啞哑的一道尖音，走了。

回到林场。天已近黑。我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赶快洗手，用肥皂，用敌敌畏，用碘酒和盐，恨不得把手刨去一层皮。全保和卫克听说我接触了麻风，也立即宣布戒严措施，大喊大叫，不准我碰他们的脸盆水桶以及任何东西，要我赶快去医院检查。场长哈佬的经验当然多一些，说麻风最毒在尿，不沾风尿就不碍事。他要我去镇上买一种三蛇祛风酒来喝，又要我站在伙房里，关闭门窗，烧

了一把柴火。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土硝投到火中,然后借着火光仔细看我。这种小游戏的结果是,他宣布我的脸色如常,没有蓝光,大可放心。

我后来才知道,这是本地人检查风虫的方法。哈佬还向我打听过桥的麻风佬是什么模样,待我细细说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是二老信啊。”
 “二老信是谁?”
 “你不认识的。”
 “是唐家湾的?”
 “莫是,二老信就是这个村的,死了一一哎哟,死了上十年吧?”
 “死人?”我吓了一跳。

“你们明日早上到蛇坡上挖杉树坑,一人挖两个就回来吃早饭。我不来喊了,听见没有?”哈佬披着褂子准备回家。

我不让他走,不容许他这样吓唬我,这样搞乱我的思想和制造我的噩梦。他凭什么把一个大活人说成是死人?

他显得有点不耐烦了,“我屋里桂蓉都要放人家了,我屋里的雪梅都做了娘,我还会同你打诳?莫是别人,定局就是他。他走路来左脚有点跛是不是?”

我回忆不起了。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这已经让哈佬把鼻涕抹得更加自信。“他镶了一个金牙是不是?”

我这次回忆起来一点印象,那个上唇完全溃烂的嘴上,确实有过金光一闪。
 哈佬高兴了,一口咬定:就是二老信么。他还说,前几天听到夜里的山上有声音,他就猜想是二老信飘魂,只是当时没给我们交底。

这是一种让人心惊肉跳的说法。两个女知青闻之变色,吵吵嚷嚷就要哈佬批假,让她们回城里去。我当然半是害怕半是好笑,不想把农民的迷信当一回事。我和全保、卫克强烈要求哈佬说下

去,让我们知道二老信是个怎样的人,是怎么死的,怎么可能飘魂。世界上还真有飘魂这回事么?

哈佬朝猪场那边张望一下:“莫什么好说的。我回家卧南风去啊——”说完就走了。

他的躲闪是一个谜,更加引起了我们的好奇。我后来又问过其他人。这些本地人不觉得飘魂有什么奇怪,倒觉得我们的奇怪很奇怪。你们怎么认为世界上没有鬼呢?如果没有鬼的话,这人死了是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没有鬼的话,这做了善事或恶事的人如何得到报应?岂不是两腿一伸都赖了账?这天下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如果没有鬼的话,有的人活到八十岁,有的只活到十八岁,有的天天吃肉,有的天天吃糠,这一切不平之事如何解释?如何让人心服口服?

这一天,哈佬挑着一杆秤来称猪,走到塘坝上不慎摔了一跤,秤砣滚落到水塘里。他不会水,央求我们下水帮他寻找。我乘机胁迫,一定要他说出二老信的故事,不然我就不下水。他没有办法,只好从实招来。

他说得没头没脑,东一句西一句的。我费力地去粗取精,才从他的话里总结出这么几条:

一,二老信就是他侄儿,从小不大务正业,心里不明亮,性子又烈又横,喜欢到外面打架惹祸,有一次还被人家打得自己的左腿骨折。

二,二老信被小镇上的一个麻风女惑住了。那麻风女面若桃花,搔首弄姿,围裙里经常藏着菱角和米糖,用来勾引过往少年。照老班子的说法,男风不能卖于女,女风可以卖于男,一卖风虫就可以给自己消灾,所以麻风女常用这个办法转嫁恶疾。

三,二老信的死是因为他作恶,有一次调戏一位小寡妇,还打劫人家的金镯子,一失手竟把人家推下山,尸体后来被一个挖药的人发现。这样的暴行自然引起公愤,寨子里的人只好给他“开款”。

我后来才知道,开款就是动家法杀人,是民国以来政府明令禁

止的族规。当然,是否真正存在过这种规矩,说法也是各个不一。我见到的一位地方志专家就断然否认有这回事,说开款同放蛊一样,同“白马会”一样,都是以讹传讹,纯属历史伪造。专家还说,二老馆的故事更不足为凭,不过是长辈人编个故事进行道德训诫,吓吓人而已。

我不知道哈佬是否伪造历史。从他叙说的模样来看,他倒是说得有眉有眼活龙活现的:那一次秘密开款,全村男子都得参加。每人持铁钯一把,在开款前先将铁钯钉在树干上,表示各自的决心和誓约。他们烧一堆大火,在冲天火光中由最长者唱款,也就是宣布族规家法。然后由伏法者的父母和全部嫡亲行款,就是动手杀人。他们用火烧或者用刀砍,一边杀自己的亲人,一边还必须大叫:杀得好!杀得好!不杀不平民愤!不杀天理不容!诸如此类。他们必须大碗喝酒,高声大叫,扎脚勒手地在场上冲进冲出,拿出一种大义凛然威武豪壮的劲头。如果他们不这样,如果他们有任何一丝悲戚或迟疑,他们就会受到宗亲各户的鄙视,比如说他们的红白喜事都不会有人来喝酒,他们盖房子不会有人来帮工——以后就永远抬不起头,做不起人了。

二老馆就是这样死的。我对这个介绍颇感意外,因为我在石砣碰到的那个人没有半点凶顽迹象。

“这就对了。”哈佬认真地说,“开款才能开出好人来,这就叫归款。你懂么?这样的孽种,阳世时做了一件恶事,阴世里就要做七十七件善事来补过。阎王老子办事公道,规是规矩是矩,不是明求那号货。”

他是指大队的一个喜欢弄权的会计。哈佬得到了他的秤砣,走了。他当场长只有一年,大概被上面认为工作不力,就免职回家了。他后来打米或打红薯浆,还路过林场的小土屋,一见面就模仿我们用省城官话骂娘,学着我们的话大喊“全保鳖”“卫克鳖”,以示朋友间的亲热。但实际上,他还是越来

越生疏了。我们请他进房里坐一坐，他只是嘿嘿笑，朝屋里一看，并不跨进门槛。

我们几个知青也很快散了。我的女朋友调去当民办教师，去了很远的学校。另一个女知青老是叉着腰，办了个腰骨损伤的病退证明，把户口迁回城了。卫克主管林场的代销点半年，凡是干部来打酒或打酱油，他总是收半斤钱给七八两货，还加两颗纸包糖，把干部一个个都拍得眉开眼笑，终于被党支部推荐去读大学。惨一点的是全保，他年纪最大，做功夫又最卖力，还有一副唱歌的好嗓子，但因为父亲坐过牢，几次招工招生都没让他过政审关。他后来也是办病退才回城的。那一天晚上我帮他挑了一部分行李，送他到镇上。从镇上回来，我突然发现林场的小土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形影相吊。这张床是空的，那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还是空的。这间房是我的，那间房是我的，另一间房还是我的。我望着窗外投进来的一角月光，心里有些空空的难受。

我不知道拿什么来度过今后的夜晚，那些好长的夜晚，好长好长的夜晚，好长好长好长的夜晚。那些夜晚里不再有朋友的笑闹和梦话，死一般的寂静里，只有山上不知来历的声音。我感觉到那种声音是专为我发出的，我是它的惟一听众。月出东山，它就及时地出现，笃，笃，笃，顺风漂流和飞扬，在我们前的地坪里旋绕，从我的窗子木栅间潜入，在我某本读过几十遍的破小说上跳荡，在我的床下或墙角悄悄囤积。

我认识了一个复员军人，住在一个叫棉花畲的村寨。他邀我去他家下象棋，让我少些寂寞。我去了，玩得太晚也就宿在他家。他家境不错，厚大被子有新棉的气息。但我光光的眼睛怎么也睡不着。主人以为我忌生床，我说不是。主人掌着灯要为我拍蚊子，我说不用。我后来总算想到，这里的月夜缺少我耳熟的声音，也就缺少了我必不可少的催眠曲。我已经不习惯窗外的山影一声不响。

我后来被招入县文化馆，最初一段也出现过这样的失眠。我